



孩子犯錯父母應該怎麼辦

世上有不犯錯的人嗎？答案是否定的。大人如此，孩子概莫能外。

孔子誤解顏回，這是小事，卻讓人悟出，有時人眼看到的也並非就是事實。諸葛亮誤用馬謖，鑄成大錯，則成千古悲哀。

錯誤，對於一個孩子來說，只是成長中的一個正常過程。一棵小樹需要不斷修剪，樹枝才不會旁逸斜出。正所謂人生並非坦途，錯誤便是成長中的一個又一個路障，如何才能讓這些路障變得更小，變得更少呢？

聞聽孩子犯錯，多數家長第一反應便是生氣，火冒三丈，很少有人能冷靜對待，認真分析。其實，給孩子一個犯錯的機會，給他一個嘗試的機會，才會讓他正確對待人生中的這些個路障，才能讓他跳得更高，飛得更遠。

第一、要讓孩子有一個明確的是非觀

首先我們要明確，我們允許孩子犯錯，雖不能視而不見，一味姑息，但也不要視之如水火絕對不容。

我們要讓孩子知道，犯錯並不可怕，主要是犯錯以後父母與孩子該如何去做？是應該事前預防，事中控制，還是事後警戒？是改過，是彌補，是預防？這三者或者都非常重要。

而這三者如何才能很好的做到？

最起碼要讓孩子有一個正確的是非觀，知道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以儘可能避免犯錯。

有些錯誤絕不可以犯。品德方面的問題，不可犯。違犯社會公德，恃強凌弱，無端生事，搬弄是非，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對老人的不孝，對師長的不尊，無視道德法規，這樣的錯誤，孩子一旦有犯，必須嚴加懲戒。

而一些無心之失，客觀形式上的小錯，父母則主要以勸解為主，要制止。有心之失，主觀錯誤，斷不能縱容，讓孩子知曉大錯與小過的界限，以期避免。

“百年老店”柯達，正徘徊在破產的邊緣。消息傳來，人們忍不住唏噓不已，畢竟無數家庭的團聚，無數老人的面容，無數女人的倩影，無數孩子的成長，都和柯達聯繫在一起。生於膠片，死于數碼，這個一路遙遙領先的發明大王，輸給了自己的“親兒子”——正是柯達發明瞭全世界第一台數碼相機。著名導演馮小剛不禁在微博上感嘆：“一個時代翻篇了，揮之不去的是膠片留在心中的味道。”

131年前，美國人喬治·伊斯曼打算讓每個人都能輕鬆留下自己的影像。為此，他創辦了後來影響了全世界的柯達公司，他所發明的操作簡單、攜帶方便的“傻瓜相機”飛向千家萬戶，柯達膠捲也出現在上世紀路邊隨處可見的膠片沖印店里。

那卷放在黃色長方形方盒里的膠捲承載了幾代人的記憶，甚至還出現了“柯達一刻”這個詞，專門指代生命中美好的時刻。直到現在，很多人還能哼唱出柯達廣告歌曲的輕快旋律：“就讓每一刻，掌握在你手中，別讓它溜走。”可惜，“鑄刻美好一刻”的柯達沒能留住自己。柯達官方網站于1月3日發佈公告稱，由於柯達股價連續30個交易日低於1美元，紐約證券交易所已經向其發出了退市警告。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如果柯達公司出售數碼專利的計劃失敗，他們已經準備好在數周內申請破產保護。

“柯達敗落，像一個壯漢猝死，像一個勇士犧牲”

從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里盯着柯達一路下跌股價的工作人員，到遍布世界的膠片攝影愛好者，還有曾經用柯達膠捲留下過“柯達一刻”的人們，全世界都在關心這個始建於1881年的老公司的新變化。

聽到的大多不是好消息。根據紐約證券交易所公佈的數據，從2011年1月11日到2012年1月5日，柯達的股價跌去了93.7%。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和惠譽此前均將柯達公司的債券評級下調至“垃圾級”，去年12月的美國《財富》雜誌甚至將它評為“美國500強10大爛股”第三名。

如果把時鐘撥回上個世紀，沒有人會把柯達公司跟“不景氣”這個詞掛上鉤。那時的柯達就像如今的蘋果公司或谷歌公司一樣勢不可擋。在巔峰時期，柯達公司的員工人數多達14.5萬。

第二、給孩子改過的機會。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當孩子犯錯誤的時候，父母也要端正自己的態度，告訴孩子犯錯是自己和孩子都不願意見到的事實，但可以給他改過的機會。孩子不是成人，不能深諳人生的許多道理，難免有誤為誤做的情況。這時父母要做的是，幫助他改過，告訴他錯在哪里，下次如何才能避免。

犯了錯，不辯青紅皂白，一味苛責，甚至重罰，這不是給他改錯的機會。

犯了錯，視而不見，輕描淡寫，甚至縱容姑息，這不是給他改錯的機會。

犯了錯，不能正確對待，怨恨挖苦，甚至讓孩子自暴自棄，這也不是給他改錯的機會。

第三、同樣的錯誤，不可一犯再犯

孩子一次不小心犯了錯，父母可以給他機會，幫他及時改過。但這並不意味着可以縱容。對犯錯可執的最大忌諱便是同樣的錯誤一犯再犯。定要矯正，一犯再犯，明知故犯這樣的心理，必要時要父母狠狠懲戒。

第四、犯錯，並不等於失了自信

成人若犯了錯，常會自責，拍打腦門，狠錘大腿，事後連連嗟嘆悔不當初者大有人在。孩子呢，也是一樣，一旦犯了錯，從父母的眼神，語氣，與行動中便會知道自己犯錯實屬不應當，而後深深後悔，內心也會跟着自責。這時候，我們要告訴孩子，已經及時改過，仍是好孩子，萬不可在心中留下陰影，從而失了自信，那才是錯上加錯了。

第五、給孩子一個好環境，讓他儘量少犯錯

古語雲：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所以，不要小看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孩子犯了錯，最該警醒的是父母，要想孩子少犯錯，父母便要注意自己的言談舉止，克制自己，在孩子面前儘量少犯錯，做文明的父母，做有修養的父母，有這樣的父母在身邊時時刻刻讓孩子警醒，孩子必定少犯錯。

還是那句話，犯錯實在是孩子成長途中的正常行為，不要一提犯錯，便如水火般不能相容。要讓孩子明白，能不犯錯，儘量不犯，如果真是一不小心犯了錯，要及時糾正改過。要知道，孩子尚小，正處於半懂不懂的階段，需要父母幫他掌好舵，才會讓孩子在大風大浪來臨時不至於被顛覆。

當父母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多聽聽孩子的心聲，給他辯解與改錯的機會，錯在兒身，省在己心吧。

彼爾是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一個十二年級的中學生。十二年級相當於中國的高三。他是學校和社會公認的一個優秀學生，學習好，熱心參與各種公益活動。幾年來一直堅持義務為學習困難的低年級同學進行課外輔導。

他的學校和美國一個學校是友好學校，兩個學校經常互相交換學生。作為獎勵，彼爾獲得了去美國友好學校游學一個月的機會。當然，他的機票和飯費，都由他自己負擔。對德國很多家庭來說，這筆錢並不是一個大數目。可是，彼爾的父母長期失業，一家人完全依靠領取社會救濟金生活。他家拿不出這筆錢。彼爾的父母向所在地的社會勞動局申請補助，被拒絕。理由是，納稅人的錢不是用來支付學生旅行費用的。德國有很多荒唐，甚至奢侈的社會福利。因為銀根緊縮，辦事員對很多福利開始從嚴控制。

但彼爾下決心要成行。他即將高中畢業，很快將面臨選擇大學，選擇專業等問題。

他把這次美國之行看作一個很好的機會。彼爾開始利用周末時間打工，並向周圍的朋友們借錢。彼爾人緣很好，有很多人願意幫助他，所以他很快就湊齊了這筆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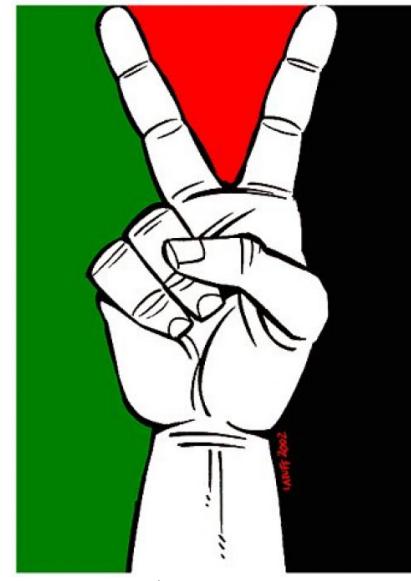
彼爾的老師知道這事以後，對他說，這並不是解決問題最好的方法。因為學校所在的社區有很

多失業者和外國移民。這些人的孩子不一定可能像彼爾一樣依靠自己的力量湊齊這筆錢。彼爾應該利用這個機會，為這些孩子們爭取利益。彼爾是個很熱心的人，願意聽從老師的指點。

彼爾很認真地研究社會法，很認真地和律師進行準備。因為他知道，他並不是為自己一個人在打這場官司。在老師和同學家長的幫助下，彼爾把當地社會勞動局告上了法庭。在聯邦社會法里有一條，如果學校組織的旅行不是在假期里，那就等同於平時的上學。對於因上學而產生的費用，父母如果無法支付，學生有權利申請補助，並且不設上限。

這個官司持續了很久，一直打到德國聯邦社會法庭，一直打到彼爾從美國回來。最後，法庭判決，彼爾父母所在地的社會勞動局必須支付彼爾美國之行的全部費用。彼爾的勝利，讓貧困家庭的孩子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們知道，只要自己努力，他們完全可以獲得和別人同等的機會。

一個孩子出生貧困，並不是這個孩子的錯。但如果一個社會不給貧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一個平等的機會，那就是這個社會的錯。程瑋



彼爾的勝利

要完成的工作，在把娛樂填入工作的夾縫里；另一種人，一開頭就想到娛樂，然後才是責任。當然，這兩種人，蒲里斯知道得清清楚楚。

每逢嚴寒酷暑，難免打不起精神，但是一想起蒲里斯教務長的訓言，不覺霍然而起，趕快去完成那件必須完成的工作。李敖



垂死的柯達帶走了膠片時代(上)

李斐然

來自全世界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都樂意舉家搬到柯達公司所在的紐約州羅徹斯特市。

64歲的羅伯特·沙恩布魯克從1967年開始為柯達工作。在他的記憶里，那時候柯達人才濟濟。吃午飯的時候，人們不是去禮堂看電影，就是去籃球場打球，“我們給自己灌輸這樣的意識，我們能做任何事，我們不可戰勝”。

“到柯達工作是我的夢想，就算在柯達掃地我也願意。”82歲的保羅·吉爾曼說。負責研髮乳化液的他在柯達工作了33年，柯達超過1.1萬項專利中也有他的努力。

柯達創始人伊士曼還專門為員工創立了“工資獎金日”。每到這一天，柯達就會根據企業業績向全體員工發放獎金，這筆錢足以讓柯達員工買一輛好車，或者去高級餐館大吃一頓。

“幹這麼有趣的事情還能拿薪金，這讓我有負罪感。”回想起年輕時的樣子，吉爾曼依然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那時候，工程師和科學家們都希望在發明上有所突破。”

但從2005年開始，柯達幾乎年年虧損，不得不一次次裁員。時至今日，柯達公司的全球員工人數已銳減到1.88萬。就在1月10日，柯達再次宣佈將重組並簡化業務，削減開支。“像一個壯漢猝死，像一個勇士犧牲。”作家章詒和這樣形容柯達的敗落，“無數家庭的團聚，無數老人的面容，無數女人的倩影，無數孩子的成長，都和柯達聯繫在一起。乍說垮就垮了？”

“你負責按下快門，剩下的事情交給我們”

盡顯頹勢的柯達公司一度風光無限。美國《福布斯》雜誌將柯達公司形容為“極富傳奇色彩的美國攝影公司”。在歷史上，柯達定格了無數傳

奇的瞬間。

但是在柯達創始人伊士曼24歲之前，他的人生軌跡都跟“攝影”毫無關係。由於家境貧寒，伊士曼高中輟學，他在保險公司打過雜，在銀行當過會計。直到他打算去多米尼加共和國首都聖多明各旅行，同事建議他帶上一台相機，記錄下這次難得的旅行。

那是1878年，當時照相機像微波爐一樣大，還要用調制好的特殊製劑塗在乾淨的玻璃上當底片。要命的是，這種底片必須馬上使用，干了以後就不再感光。

這樣一來，伊士曼的旅行不僅要帶上隨身衣物，還要扛上笨重的相機、厚重的玻璃板、三腳架、一瓶又一瓶的藥水以及滿滿一壺水。

伊士曼最不能接受的是，這些笨重的傢伙還不算完，要想拍照，他還要自己掏5美元，來學習如何使用這麼一堆複雜的設備。

最後，伊士曼沒有去旅行，而是留在家里反思：如何讓照相變得像拿鉛筆寫字一樣簡單？

白天他在銀行上班，晚上回家後他就鑽進母親的廚房搞膠片成像實驗。有時候，當母親起床上到廚房準備早餐的時候，會發現疲憊的伊士曼和衣躺在廚房窗台旁邊的毯子上呼呼大睡，水池里則是他一直在鼓搗的瓶瓶罐罐。

1888年，這個滿腦子發明念頭的美國小伙子創辦的伊士曼干版公司，利用塗布機將感光乳劑塗在透明的軟片基上，世界上誕生了第一卷膠捲。為了讓照相變得更容易，伊士曼還研製了一個長得像方方正正小箱子的相機，里面裝載着100張膠片，人們只要用完後把膠片送

回伊士曼公司沖洗就行了。

再也不必花錢學習複雜的膠片沖洗技術，再也不必扛着笨重的行李去照相，伊斯曼的公司驕傲地打出宣傳語：“你負責按下快門，剩下的事情我們來做！”

為了讓每個人都能照相，伊斯曼公司將相機定價很低，甚至開創了“買膠捲贈相機”的先河。伊斯曼不斷將一代又一代操作簡易的“傻瓜相機”送到普通人的面前——價格低廉，無需手動測距對光，輕便易攜，可以隨手放進口袋里。攝影從一小部分人的“特權”變成了美國街頭每個人能夠享受的“開心一刻”。

生意越做越大的伊斯曼決定給自己的發明取一個新名字。雖然坊間有關於這段取名經歷的傳說，但該公司的官方傳記寫道，一切其實很簡單，只是一些字母的排列組合。

“我一直非常喜歡K這個字母，它充滿力量，尖銳犀利。新名字需要用K開頭，用K結束，剩下的事情只是需要填滿這中間的空白，讓它形成一個發音朗朗上口的詞語。”伊斯曼解釋說，“就這樣，‘柯達’(Kodak)誕生了。”

“親兒子整死了好爸爸”

印有柯達黃色標誌的膠捲曾經風靡全世界，如今行走在崩潰的邊緣。人們唏噓的同時也滿懷疑問。美國《大西洋月刊》用它的文章標題問道：“誰殺死了柯達？”

人們的答案各不相同，但大多數人都把矛頭指向同一個敵人——當下最熱門的數碼攝影。

諷刺的是，發明全世界第一台數碼相機的正是如今被它逼入絕境的柯達公司。言辭犀利的評論者將這個事實形容為“親兒子整死了好爸爸”。

1975年，時任柯達應用電子研究中心工程師的史蒂夫·塞尚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數碼照相機”——重8.5磅，由16節AA電池驅動，照片記錄在磁帶里。

這就是柯達公司的“未來相機”項目。跟熱愛發明的創始人伊斯曼一樣，柯達公司從不缺乏創新。如今數碼相機所使用的許多技術，都是柯達工程師的專利——CCD圖像傳感器、OLED顯示器、全世界第一個攝像頭、第一個35毫米彩色膠捲、全世界第一台數碼單反相機……

(未完待續)



Kodak